

卫城文丛

庸僧谈

余麟年 著

禅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庸僧談禪

余麟年 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庸僧谈禅/余麟年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 1
(卫城文丛/陆建立主编)

ISBN 7—104—02389—5

I. 庸… II. 余… III. 地方文史—通俗读物 IV
.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4934 号

庸僧谈禅

余麟年 著

责任编辑:赵 莹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电子信箱:fxb@xj. sina. net(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湖北省咸宁市新泉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25

字 数:1500 千

版 次: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104—02389—5/I·929

总 定 价:65.00 元(全 5 册)

分册定价:13.00 元

自 序

笔者一生碌碌，生逢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又遇长期“左”的路线困扰。平生赋性介介，不善于和社会交往。现年逾古稀，仍是一个无头衔无职称的碌碌小人，学问上一无所成，经济上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改革开放后，有感而发，涂涂改改抄抄摘摘凑成了数十万字的小文，发表在国内和港、台地区的各级报刊上。现逢出书热潮，朋友们劝我结集成册，以示新潮。自感浅薄，不敢造次文坛。在观海卫作协的一次会议上，竟然把拙作列入出版计划。本是好事，后感到自己没有一定的创作实力，不能给历史发展某些阶段留有印记，说不定要成为文化垃圾，故拖拖遑遑，躲躲避避不肯交出原稿，想逃过出书时机。作协会长陆建立先生和应锡年先生多次催促，甚至说我拖了全局的后腿。作协的敦促，朋友的怂恿，出版讯息的发布，加以编辑的催稿，在众多压力之下虽不能说我的出书是逼上梁山，实属无奈，故选择有关地方性的内容文稿，并

分成“四明之窗”、“史海钩沉”、“人物传记”和“民俗丛谈”四个栏目，草凑几篇成一册，滥竽充数耳。

在许多书册的作者自序里，常能看到一句“班门弄斧”的话，这话虽是作者的自谦，实在也不简单，因为要班门弄斧，至少手里要有一把斧头才可舞弄，笔者两手空空，连斧也缺钱购买，岂非班门弄空。因为无职无权无钱者常为商品社会所不纳，连向某些报刊投稿也成困难，手边除了一纸空文外，便没有其它资本和他们作交易了。顾影自怜，故该书名曰《庸僧谈禅》较为合适。“禅”是佛学的最高境界，“书”是文化的最高境界，这里不妨借禅谈文，深感自不量力，正因为是庸人，所以敢言前人未曾言者，甚至辨误证伪，无暇考虑文字出来的后果了。又因本书中有些文章都是时代重大的命题，有的还是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学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几篇小文还遭到名人的责难，本拟把名人的文章作为附录，后想到这是对名人的不恭而未敢造次），我妄加议论，甚至敢向“权威”发难，对传统挑战不是庸僧谈禅是什么呢？

当今世上盛行名人作序，得名人一言以冠书首，可以身价百倍，给该书增添了无穷的身价，甚至可以打开销路，提高经济效益。故有契友为我奔走京华，物色名人作序。但名人很忙，要通读全稿而写序，实属非分之想，还是要我自己写好文稿，然后签上大名即可。我考虑再三，曾三易其稿而作罢，因为这样做

岂非借名人作自我推销，平生讨厌空头包装的我，自然谢绝了他们的美意。故只好自导自演，自击锣鼓作序了。

古人称文章“可以畏世，可以经世，可以避世，可以玩世”，更人有称文章谓之“哭泣”。《老残游记》里称《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为哭，八大山人以画为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庸僧谈禅》同样是笔者的哭泣。所不同的前者是名人的哭泣，后者是庸人之哭泣。名、庸两者自然不可共论，笔者也岂敢妄比前贤。“石豪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里多”朴实无华的诗句，道出了庸人之哭泣，也有一定的悲壮之声。

另外本册中原有《诗人顾城等悲剧复台湾诗人的一封信》和《郑和下西洋是输家还是赢家？》、《明嘉靖倭患探实》、《重评戚继光》等文章，因含刺太多，加以资料还待充实，故删之。其中一篇《陈古梅先生（又名陈寄庄）京剧创作写的前言》，因原稿无法找到，只能割爱，并请其家属谅解。

最后必须指出的，该书之所以能够付梓，与观海卫作家协会诸同仁，尤其是名誉会长汤学良同志精神鼓励和物质支持分不开的，故深表成谢。

目 录

自序·····	(1)
---------	-----

四明之窗

慈溪的劳堪钓台·····	(1)
天一阁与烟屿楼·····	(4)
谢康乐钓台·····	(7)
彭韶与浙东盐民 ·····	(10)
卫山烽火台 ·····	(13)
明州(宁波)的高丽使馆 ·····	(16)
古宁波第一座天文台 ·····	(21)
慈溪的县学(学宫) ·····	(23)

史海钩沉

“如箕子之见访,其庶几焉”·····	(28)
全祖望与清代文字狱 ·····	(32)
沉睡在慈溪的历史档案 ·····	(36)

沈履祥的“临危六诗”和周信芳先生的一件轶事	(40)
“廿里街弄皆战壕，寸寸尺尺是暗哨”	(44)
关于胡守仁和林凤海上武装集团的文学创作	(49)
慈溪沈师桥倭难六烈妇	(55)
办学的三贤中的“云台”之辩	(58)
万斯同和他的《宁波府志》	(60)

人物传记

大仪凛然	(62)
宝剑埋冤狱	(70)
三寸舌下十万兵	(77)
林和靖先生二三事	(82)
前门报进士，后门捉大盗	(86)
爱国诗人洪佛矢	(89)
屠隆—明清清言小品的开创人	(95)
穆时英：中国新感觉派文学的“圣手”	(99)
飘泊的都市之魂	(107)
慈溪抗金、抗清、抗日三位知县	(117)
近代书法家梅调鼎轶事	(122)
裘树斋判案	(126)

民俗丛谈

关于蛇文化的寻根与探源·····	(130)
“拖油瓶”溯名·····	(138)
燕话·····	(141)
《金银记》到《金瓶梅》·····	(145)
二十世纪流行的八种纪年说·····	(147)
后记·····	(151)

慈溪的劳堪钓台

曾被历代名人称为与桐庐严子陵钓台相并列的慈溪市劳堪钓台，位于该市观城镇东北的下宝山上。早年的《申报》上曾对它的摩崖石刻作过介绍。称它“孤傲清高”、“独岫群芳”。公元一九六六年前，那下宝山峻峭挺拔的平崖上，远远望去可以看到劳堪钓台四个大字，书法梭骨峥嵘，挺拔轩昂，飘洒着南国的放逸浪漫的风韵，被近代书法家李叔同、钱太希等人叹为观止。而走近一看，只有光秃秃的一块平石，除上首有一张天然岩石生成的称“太岳”石床和一方人刻成的“江陵”棋盘外，别无其它文字痕迹可察了，故被当地人视作人间奇迹。其地西与蛟门山对峙，横恒东西，远远望去像一座古代文人经过雕刻的玉石笔架，携手并眉相连，走近一看，两山间相隔一大草坪，其间古木遍布郁郁葱葱。时而骄阳似火，时而阴雨绵绵，时而云雾缭绕，时而碧空如洗。奇石嶙峋，宿草清香。多变的自然环境附会出美丽的太白老龙住蛟门的传说，流传中外。“山间云蒙蒙，夏月寒飕飕，劳堪垂钓处，白龙任意游，主仆常对弈，失败也风流”。自然环境与传说相映成趣，主仆对棋和钓台珠联璧合，给下宝山增添了特殊的风韵，令人遐想不已。草坪地处于南北通道的要冲，是慈溪市陆海相隔的天然

屏障，早在宋代已在这里设寨驻军，是兵家用武之地。

据光绪《慈溪县志》载：劳堪、江西德化人，明嘉靖丙辰（1556年）进士，万历年间曾任福建巡抚。当时大学士张居正与刑部侍郎洪朝选不和，劳堪巡抚福建时，有人告发洪朝选罪状，被劳堪捕置于狱致死。张居正授其功，把劳堪召入内阁。不久张居正死，朝选子讼冤，乃谪劳堪于定海。（即镇海，明时称镇海曰定海）。

而浙东著名的史学家万斯同（1643—1702）撰的“明乐府洪侍郎序”里记载劳堪谪戍观海卫（观城镇）。以后劳堪谪戍何地成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观城镇下宝山的劳堪钓台，纠正了前一种正史记载的差错。

有关光绪《慈溪县志》所称劳堪谪戍为“朝选子讼冤”这一颇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说法，并对寓意纪念张太岳（张居正）石床和江陵（太岳江陵人）棋盘只字未提，故这一著名的历史风景地渐渐成了人们视野中的“盲区”。

据史载：张居正（1525—1582）是明代最杰出的改革家。明史称他“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万历初出任内阁首辅，开始整顿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巩固边防等一系列的措施，使本已衰颓的明王朝出现“中兴”。史学家谈迁在《国榷》里称他“海内肃清，四夷慑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同寺积金四百余万”。“虽古贤相何以加焉”！万历十年（1582）居正病逝。神宗下诏罢朝数日，赠上柱国，谥为文忠，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赐祭十六坛，灵柩由太仆寺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佾事曹应奎亲自护送回故乡江陵，简直备极哀荣。忙于治丧和整理居正遗著的劳堪，怎么可能被谪戍于观海卫。

问题在居正死后二年，由于保守势力的反扑，神宗一反常

态，指斥居正“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下旨追夺官秩，查抄家产，甚至要“斫棺戮尸”。他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尽，次子张嗣修和其他几个孙儿被发配到边远地处充军，全家饿死十余人。凡是居正生前所举荐重用的人，统统被罢官削籍，充军和谪戍。劳堪由居正召入内阁，自然难逃此劫，因此劳堪的谪戍是明代十年改革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必然结果。和洪朝选一案关系不大。故海内外的一些历史学家称观海卫的劳堪钓台是明代十年改革悲剧的“闪光”和“尾声”。张居正等人十年呕心沥血的改革虽被一笔钩销，这一历史的悲剧却被溶进在这个小小的钓台里，溶入于小小的太岳石床和江陵棋盘里。多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都来过这里凭吊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凭吊劳堪，寻找去而不返的峥嵘岁月，叹改革之悲壮，赞先贤之才智，赋官场之沉浮，发思古之幽情，呕世事之沧桑，乐水山于怡情，感岁月而兴怀，观瞻拜谒者络绎不绝，为钓台留下过许多墨迹和诗文，虽被一时视作“四旧”，累遭破坏。但民间还流传着“光武无寸土，严光有钓台，太岳高枕眠，神宗魂安在”？的说法，把劳堪钓台太岳石床与严子陵钓台相并列。

1996年9月

天一阁与烟屿楼

提起宁波的藏书楼，人们只知道天一阁，而很少谈及烟屿楼的，其实烟屿楼的主人鄞县人徐时栋（1814—1873）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对我国藏书的贡献，某些方面并不亚于天一阁的范钦。

范钦（1506—1585）的天一阁虽被誉为“南国书城”。但范钦对藏书十分“吝啬”。据地方志记载：范钦有个侄儿叫范大澈（子宣）学富五车，曾经七次出使外国，一次他向叔父借书，范钦也很不愿意。结果大澈也自建藏书楼，定名“西园”。据清人谢堃的《春草堂集》记载：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为求登天一阁读书的机会，托太守为媒，嫁与范氏“后裔”。范钦也恪于族规，不准妇女登阁，竟至郁郁含恨而终。据天一阁有关资料载：一二百年中冲破禁圈登阁的也只有黄宗羲、万斯同、徐乾学、全祖望、钱大昕、阮元、薛福成、缪荃孙等屈指可数十余人而已。一般人“举世曾不得寓目”，这种封闭式的藏书楼，为保存典籍严防散失曾发挥积极作用。清乾隆时期学者阮元说过：“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惟此岿然独存。”这不得不归于许多禁例的功劳。但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利用无疑也带来消极的影响。

徐时栋则不同，他目睹历代“皇室官府藏书一般人无由得窥，而私家藏书又多秘之珍之”的流弊，提出藏书的宗旨应为天下万人共读之，天下万世共传之，万人共读才可传古人之说，变天下无用之学为有用之学，永保无散失之虞矣！

徐氏把烟屿楼六万卷藏书，允许传钞阅看，为学者提供一个读书的场所。徐氏看到历代社会动荡和家庭的衰落给藏书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对家藏的孤本给人借阅后出现缺页、破残甚至流失感到痛心疾首。使他懂得保存书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使之刊刻流通，否则无法避免书籍散亡之厄。他决定把家藏的《四明六志》校勘后重刊。但校勘《四明六志》工程浩繁，即使官方出面也要化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何况，南宋志当时已成孤本，许多藏书家出千金而不能求。他的同邑好友董沛和张恕劝他说：“宋志流传甚寡，储藏家皆无”宜当“绵绵为衣，旃檀作室，藏之金匱，束之高阁”，如果重刊散发，无疑“化美玉而成顽石，散黄金而求白铁”。时栋例举历来秘藏禁书之流弊，指出对封闭藏书，使万民不得寓目，实是“封千秋之基业，闭万世之文明耳。”时栋的话，使董、张茅塞顿开，积极支持徐氏重刊六志之举。即，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南宋宝庆《四明志》、南宋开庆《四明续志》、元大德《昌国洲图志》、元延祐《四明志》、元至正《四明续志》，徐氏把六志经过校勘，并写成《四明六志校勘记》重印后分藏各地，使珍贵的《四明六志》得以传世，供天下万民共读。所以有人比作“不下于汲冢之文，敦煌的卷子之被发现而公于天下”是有一定道理的。

徐氏又请董沛、张恕等名士至烟屿楼家中，发起徵集有关秘本，益发藏书及同里卢氏、杭州丁氏书，还利用董沛的“六一山房”五万卷藏书，注所征引、考订讹谬，并访问四方宿学老儒

达百余人，排比成文，刊佈古籍，还撰写《烟屿楼文集》，使宁波地方某些珍贵的文化典籍不致失传。

徐氏重刊地方文选，还有宏大的设想，终因壮志未酬，在一八七三年逝世。临歿时，紧握其友董沛的手，郑重相委。董沛等人也不负其委，于时栋死后一年，完成了《鄞县志》七十五卷。并按时栋遗言，将重刊之书，分散给各地藏书家，做到“藏之一地，不如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如藏之万世”。开中国藏书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先河。

现在烟屿楼虽人亡楼空，比不上天一阁名闻中外，但徐氏为保存地方典籍许多重刊版本以及徐氏先进的藏书观念其历史闪光，决不因为时间的消逝而消失，它将与徐时栋的名字永放光芒！现烟屿楼已迁址天一阁，并按原样恢复，并将广泛征集烟屿楼刻印的各种版本，介绍徐时栋的生平和先进的藏书观念，与天一阁同样受到国家保护。

注：董沛（1828—1895）字孟如，号觉轩，光绪进士，生平聚书五万卷，藏书之所曰“六一山房”，张恕（1790—1874）字贯一号铁峰，皆鄞县人。

1997年2月

谢康乐钓台

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当时属慈溪县境内的大隐山上(现由余姚管辖),出现一名身穿奇装异服,脚蹬特制木履,跟着大批随从,在这一带偏僻的山地里跋涉。据传山区的百姓见到深山里的出现这支长长的队伍,被误认是从上虞过来一股山盗,地方官立即部署人马,把带领者绑吊在大隐山上。原来是谢康乐公,即著名诗人谢灵运。后在绑吊过谢灵运的地方成了举世闻名的谢康乐的钓台。明成化的《宁波府志》和清光绪的《慈溪县志》都记有慈溪大隐山谢康乐垂钓处。浙东史学家全祖望(1705—1755)所撰的《鲑埼亭集》里还载有:“谢康乐曾在此长期垂钓”,这里还有“谢山庙和谢康乐丹臼,留存之钓矶琴屋不可数也”。

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人(今河南太康人),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指挥者谢安的曾侄孙谢玄的孙子,为保卫东晋王朝,谢家战功显赫,不但累世高官,同时也成了当时最大的豪门之一,富甲于浙东一带。他凭著煊赫的家世,很早就承袭祖上“康乐公”的爵位,故后人称他为谢康乐。

后因政局动荡,他从京都调离到永嘉,任永嘉太守。不久他辞去了永嘉太守之职,就来往于浙东一带,踏遍了这里的山

山水水，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倾注于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写下了许多山水诗，他的诗以细腻和逼真的手法描绘山容水态，把宁静恬美的山川融为一体，与广袤无垠的宇宙合而为一，如一幅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改变了“玄言诗”长期禁锢东晋诗坛的历史，开我国文学史上山水诗的新风。被后人誉为中国山水诗的鼻祖。他的诗对后代诗歌的发展尤其是唐诗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写道：“吾人咏歌，独惭康乐”。这里李白除了谦自己之拙外，深刻地道出了谢康乐的诗对他的影响。

谢康乐钓台位于东控慈溪，西接上虞，南通天台，北包翠竭的要寨之地，其间连岫蔽日，翠岗重叠，怪石嶙峋，峥嵘多奇。可供垂钓的溪水澄澈见底，群峰倒映，上下皆清，如临谢康乐山水诗中所描绘的胜境。明末清初浙东学派黄宗羲在余姚招募青壮年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后来和上虞一带义军会合数千余人建立“四明山寨”，谢康乐垂钓处一时成为点兵和联络要地。明清易代，生灵涂炭，文化失其种姓，社会失其轨则，许多江南才子，四明文入，流落四明山，他们不废吟咏，仍然奔走结社，在谢康乐垂钓处抒发自身的宦海沉浮，世事沧桑，成了他们探幽寻古的场所。他们神与物游，思与境谐，怀古伤今感慨不已。有的倾吐了志士仁人亡国之痛，有的表达了重收河山的雄心壮志。有的为谢康乐山水诗和这里的自然界巨大的和谐所倾倒，如闲云野鹤，在宁静闲适中归复自我的愉悦格外强烈，在山水自然中流连忘返。优美的风景区融入了历史故事和文人吟咏，使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使谢康乐钓台更名闻遐迩了。

为了翻山越岭的方便，谢灵运还特制了游山木鞋，鞋底前